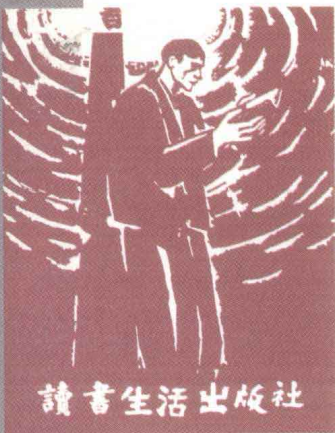


書痴范用

范用
庚寅
九月
吳禾

吳禾 編



人民出版社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書痴范用

吴禾 编

人 民 出 版 社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痴范用 / 吴禾编. —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1. 1

ISBN 978-7-108-03625-4

I. ①书… II. ①吴… III. ①当代散文集
IV. ①K825.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019 号

责任编辑 汪家明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何 敏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字 数 140 千字 图 120 幅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目 次

张惠卿	《叶雨书衣》和范用其人	1
董秀玉	范用先生与《读书》初创	7
傅 敏	范用与《傅雷家书》	15
吴道弘	范用与《出版史料》杂志	20
陈 虹	范用先生与《牛棚日记》	24
赵修慧	范用先生与《编辑忆旧》	27
汪家明	一本书和两位先生	32
申 今	范用与《红楼梦人物论》	36
李 辉	浪漫的余响——范用素描	38
范 又	出版工作之外的父亲	53
张中行	范老板	62
张允和	范用吃醋	67
姜德明	怀念范用	69

陈乐民	赤子范用	72
邵燕祥	又一本《寄小读者》	74
刘再复	这几年，常想念范用老先生	76
王观泉	我与范用先生的“书事”	79
刘心武	漂亮时光	82
陈子善	忆范用先生	86
池 莉	爱惜究竟什么意思	94
李 黎	半生书缘——记范用	98
萧 滋	范用——三联品牌的守护神	109
杜 渐	范公，我想您了！	114
古苍梧	爱书人的怀想	121
陈万雄	范公，向您说声“多谢”	125
张慈中	爱书、爱封面设计的痴情人——范用	130
马少展	受人尊敬的好领导	132
苑兴华	送范用先生远行	135
宁成春	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长者	139
杨 进	范伯伯，走好	143
吴 彬	为了继承，不能忘却	146
杨丽华	范用先生的书房	152
孙晓林	望之如云 近之如春	158

叶 芳	漫长的告别	161
郑 勇	“温暖的脚印”	166
刘丽华	范用书情	172
萧 辉	范用伯伯，我们永远怀念您	175
曾 蔷	遥祝范用先生	179
张昌华	缅怀范用	182
张国擎	散思忆范用	189
倪墨炎	未曾谋面的范用先生	196
包立民	漫画的情人	203
卫建民	记范用	208
韩金英	一匹识途的老马	213
刘绪源	范用之可爱	219
思 伽	为书穿上灵魂的衣裳	223
杨建民	与范用先生的一段书缘	226
附 录	时光——范用与三联书店七十年	231
后 记		337

《叶雨书衣》和范用其人

张惠卿

一生爱书如癖的范用，在晚年编了一本关于图书封面装帧设计的书，书名叫做《叶雨书衣》。“叶雨”是他的笔名，他自谦搞装帧设计只是自己的“业余”爱好，故取此名。这是他总结自己多年来对图书封面装帧也包括版式设计，即书籍的外衣如何构思创意，使其成为和书的内容、性质、时代背景完美结合的许多经验，收集了经他亲自设计制作，或在他的构思、创意和总体设计下，由出版社的各位美编，有时还请外面的专家分别绘制完成的七十多幅图书装帧作品，从中可以看出范用对装帧设计工作的一贯思想和风格，那就是简洁、清新、大方、韵味深远、有书卷气。

这是一本对广大从事图书装帧设计工作者的示范性的图书，极有参考价值，在全国我还没有看到第二本这样的书。范用提倡多样化的风格，要量体裁衣，不能随意制作，特别强调设计者一定要了解并熟悉书的内容，把握书的性格，这样才能做好工作。不同性质的书籍要有不同的设计风格。

装帧设计家宁成春和张慈中都是范用的部下，宁成春说：“我的书装设计的基本风格和理念都是在范用的指导下形成的。”张慈中说：“范用爱书，也爱书的封面设计；爱交朋友，特别爱交文化界、艺术界的朋友；爱酒，爱音乐。他不是一般的爱书，他爱得很痴情”，“他是一个爱书、爱封面设计的痴情人。”

范用自己也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

范用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还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美编如不认真了解书的内容，就会把封面设计错了。那是上海学者黄裳先生交给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银鱼集》，美编没有弄清该书的内容，望文生义，就把封面画成七八条活生生的鱼在游动，此事谁也没有发现，包括终审批准发稿的范用本人也疏忽了，结果出了洋相。因为“银鱼”不是真正的鱼，而是书蛀虫，又名蠹虫或蠹鱼，银白色，形状像鱼，作者是比喻啃书本的书呆子。书印出来后，发行出去了，黄裳先生收到样书一看，哈哈大笑，知道闹了笑话，就写信给出版社指出这个错误，大家才恍然大悟。这个教训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印象深刻，我至今还记得。

所以范用说，封面设计，尽管对自己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其实并不轻松，得琢磨好几天，不看书稿，是设计不好封面的。

范用这本《叶雨书衣》自选集，是三联书店二〇〇七年出

版的，因为没有作宣传，只印了八千册，很多人没有看到。

自选集中的作品，是范用一生设计的封面装帧的代表作，将会流传于世。

我和范用自一九五三年在人民出版社共事开始，至今已有五十七年，彼此都未离开过出版社的岗位，以后又一起主持过人民出版社的全面工作，我深知他的为人。他虽然只比我大一岁，但在出版工作上是我十分敬佩的老大哥。他一九三八年就参加国统区进步书店的工作，而我只是在上海解放后的一九四九年经组织分配才踏进出版社的大门。

他性格刚强、决断明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却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他认定要做的事，往往坚决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办事能力强，工作效率高。但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人，我发现他身上总脱不掉过去地下党时期形成的某些习性，如我行我素，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喜欢独断独行，不习惯集体领导等等，常被人认为不太好和他合作共事，因为都得听他的，有人戏称他为“范老板”，他也毫不在意。他还有一种“傲上”性格，对有些他看不惯的领导人他会躲开，不理他们。他很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发展到不愿和上级机关打交道。

其实他个性耿直，待人真诚，酷爱出书、编杂志，一心扑在工作上，几十年如一日。我和他多年来一直相处很好，因为我了解他，知道他的性格，也敬重他对事业的执著和认真，所以在工作上我尽力支持他配合他，让他有充分的自主

权，如别人的书稿选题要集体论证通过，他策划的选题书稿则由他一人拍板决定，我们都不去干预。

他平时淡泊名利，对各种评奖活动毫无兴趣，他甚至拒绝领导要他申请参评韬奋出版奖。根据他对出版事业的贡献，他是最应获得这个出版界的最高奖项的，但他却把这个荣誉让给了别人。

范用对“文革”极为反感，“造反派”揪斗他时，他正气凛然，倔强到底，自始至终既不认错，也不揭发别人，“造反派”把他看做眼中钉，在社领导中，他挨打最多，受害最烈，但他毫不屈服，被说成死硬顽固，十足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有个美编还在大字报上画了一幅漫画：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里面坐着长了个大鼻子的刘少奇，轿子上一个很大的“资”字，范用扛着一根哭丧棒，用毛巾擦着满脸汗水，气喘吁吁的在轿子后面紧紧跟着，形象生动，活灵活现。范用对这张漫画非但没有反感，反而十分欣赏，后来还特地要这位美编照样画了一张，收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让大家观赏。

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喜欢结交朋友，特别是文人朋友，他认识许多和他志趣相投、观点一致的思想理论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名人，和他们常有来往，有的还交往很深，如他和黄苗子、郁风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丁聪、沈峻夫妇，钱锺书、杨绛夫妇，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冯亦代、安娜（后来是黄宗英）夫妇，萧乾、文洁若夫妇等都是好朋友，他还和夏衍、聂绀弩、黄

宗江、黄永玉、陈白尘、叶浅予、王元化、李一氓、黎澍、胡绳、陈翰伯、刘尊棋、汪曾祺、王世襄、戈宝权、姜椿芳、王若水、李洪林等人都交往不断，从他们身上充分吸取思想养料，提高和充实自己。他至今还保留着和他们来往的许多信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家痛定思痛，拨乱反正，思想文化界都十分活跃。作为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的责任人，范用想尽一切办法，要把出版工作搞上去，跟上时代的步伐。他先后参与创办了《读书》杂志和《新华文摘》，《读书》一开始就提倡“读书无禁区”，独树一帜。范用说：“我办《读书》是继承三联书店的传统，用一本杂志来联系广大的读者。让一些人能在这里很自由地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交流思想。”《读书》现在已是一份拥有广大读者的著名人文刊物了。《新华文摘》则提倡广收各家之言，为理论创新开路，尽管那些年屡遭领导部门的批评指责，但它仍然已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大型文摘刊物了。

在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独立前，即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约十年间，为了挖掘国内外著名人物的旧著新作，范用亲自策划组织了近百种这类书稿，这也是一项抢救文化遗产的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他还顶着风险出版别人不敢出版的所谓敏感书籍，如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李洪林的《理论风云》都是在这个时期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特别是巴金收有五个集子、专讲真话的《随想录》，是他晚年最后的一批著作，十分珍贵，

范用得知有人不让印巴金的文章，十分气愤，专程去找了巴金本人，答应巴老一字不改把它印出来，巴老当然十分高兴。

范用拿到收有一百五十篇文章和二十九张照片的《随想录》的书稿后，作了精心安排，亲自设计封面，装帧、版式、照片等都搞得很精美，为了用最好的纸张，范用调用了原来印《毛选》的备用纸。巴老后来收到三联书店出版的这本书后，大喜过望，写信给范用说：“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文明’书市的。”

巴老还专门给范用题词：“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这也正是范用一生的写照。故范用在汇编出版自己的一些怀旧和回忆文章时，书名就叫《泥土 脚印》。读他这些隽永清新的散文，真是韵味无穷，感人至深。

与此同时，范用还出版了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向人世的告别》，胡风、聂绀弩、廖沫沙、柯灵、唐弢、曹聚仁等一批著名文人的杂文集，现在都成了极有价值的文学史料了。

范用就是这样一位出版大家，他一生对出版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深远，人们都佩服他、敬重他。他的高风亮节，他视书籍如生命、为他人作嫁衣的敬业精神，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二〇一〇年九月八日

范用先生与《读书》初创

董秀玉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第一次跟着范用先生参加《读书》杂志筹备会，心中十分忐忑。翰伯先生，当时只听过名字，是出版界的最高领导，听范先生说他是“一二·九”运动燕京大学的总领队，斯诺的学生，记者出身，红区、白区身经百战，思想、笔头都很厉害。可看上去既不像当官的，又很谦和朴素。陈原先生，因听过他两次报告，极为精彩，对他的渊博和智慧印象深刻，但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还有一位倪子明先生，不但第一次见，连名字都没听过，是出版局研究室主任，一看就是个厚道的文化人。就是范先生，其实也只是谈了一次话，之前虽然我的编辑室离他办公室不远，平时也常见他轻吹着小曲在走廊里迅速来去，由于不归他管，似乎连说话都没有过。完全陌生的人和事，可是我被“办杂志”这全新的概念吸引，一脚就踏了进去。

范先生告诉我，当年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都是办杂志起家；做杂志，可以更好地联系读者作家，

也锻炼编辑。《读书》杂志的绝大部分同事，都是这样逐步由范先生带领进来的。

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步对于我的人生、对我的思想发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筹备会都在翰伯家里开。第一次会，我坐下就掏出笔记本准备做记录，想那应是我的角色。翰伯却笑笑说，不用，只听着就好，有想法也可以一起讨论。可哪来得及有想法，每次会的思想轰击给我打开了一个大大的新天地，只想回去赶紧消化补课，一步步融入。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四人帮”刚刚被打倒，宣布“文革”结束，但是“两个凡是”仍高悬头顶。这把剑还是能动不动就把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到底什么是“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什么是检验“文革”的标准？这些根本问题在思想界涌动。耀邦同志主持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是石破惊天的两大重锤，是筹备会上讨论的要点。虽然当时中央反对的声音十分强大，甚至占着主导地位，虽然余悸未消，但这些老出版家们忆起“文革”乱象，忆起烧书，忆起上千万知识分子、专家残酷挨斗被赶去牛棚，忆起那“一句顶一万句”……大家一致认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四人帮”虽倒，但个人迷信不除，再不实事求是，整个国家就不可能有前途有希望。

翰伯先生的话最是铿锵有力：“我们这些人，已把命交出了几次，这种时候，还有什么好怕的！”范先生跳起来：“没什么好多说的，翰伯你领头把方向，陈原你博学聪明当主编，杂志放三联出，我负责，我去立军令状！”

那种情怀，那种激情，那种悲壮；这些为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老革命，冒着“反革命”的危险，在挑战神的禁区、坚持人的真理。这一切让我刻骨铭心。

在宗旨与方针、目标与任务确定之后，翰伯先生忙着党组开会沟通；陈原先生在出题做栏目；倪子明先生执笔做各种文件、起草给耀邦写信组稿；范先生则到处联络志同道合的朋友，为杂志物色人才和作者。

范先生永远是个行动派，是个做比说多得多的人。

他推荐了夏衍、黎澍、戈宝权、许觉民等文化界有影响的学者作家参加编委会；他推荐史枚先生当副主编，主持具体的编辑工作，因为史先生早年在生活书店编过同类杂志，是学者型编辑专家；推荐冯亦代，冯先生团结着一大批海外作家朋友；推荐老文化人漫画家丁聪，丁先生创造了《读书》的装帧风格，一画就是三十年；也是范先生又选中了沈昌文，接替在《读书》岗位上突然倒下的史枚先生，具体主持了《读书》以后十几年的编辑工作……

十二月中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经过“文革”

的人们最愿记住的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开始全面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耀邦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号召“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思想空前活跃。

这令大家极受鼓舞，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创刊的一切工作。

范先生立即和倪子明先生组织了北京、上海两次大规模的读者、作者座谈会，为即将创刊的《读书》宣告宗旨、征求意见、联络作者。

范先生又向翰伯提出，他不进编委会，全力做出版及后勤，但必须让史枚的副主编尽快落实到位。因为当时参与的领导全是兼职，只有史枚可以全职，史先生和陈原直接接口，就能将主编和编委会的意图准确落实。翰伯先生当然不会同意范用这《读书》的最早推手不进编委会，但很快将史枚的执行副主编确定了下来。

立即，范先生将我配为史先生的助手，编辑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就只有史先生和我两个专职编辑，史先生专职看稿审稿，我负责文史哲经满世界组稿。当然，背后全凭老先生们的指点，给题、给人名、给电话，这时，筹备会上听的刊物宗旨目的，讨论选题时要求的思想重点以及对目标作者的特点介绍都起了极大作用。

老先生们放开手让我跑，我也认认真真地学，跑完稿，

编初稿，再看史先生的改稿，再听每期的评稿，仿佛又回到初做编辑时的状态，拼命学习，拼命吸收。

范先生说编月刊必须有至少三个月的存稿，所以他要多问多跑，还让我在拜访作者前多读他们的文章和书，熟悉他们研究的方向、课题、思路和在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力，组稿目标清晰、选题对路，才会有成果有效率。而且他还尽可能地抽出时间，亲自带我拜访他最喜欢和尊重的作者。以后，每进一位年轻编辑，他也都会这样引领，亲手培植起一支年轻的编辑队伍。

范先生对作者既热情恭敬诚挚亲切，又能对话交流融洽无间，他尽心尽力把他们的文章尽早发表，把书做得最好。他的真诚和努力，也使作者们都信任他、尊敬他，视他作最好的朋友。他为《读书》带进了一大批如朱光潜、钱锺书、沈从文、艾青、叶圣陶、巴金、萧乾、王若水、王蒙等等优秀的作者，为《读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事业的一生，也有众多好友相知相伴。

《读书》在一九七九年的春天破土而出，《读书无禁区》打响了第一炮，成为《读书》思想解放的大旗，也引发了无数的批评。《读书无禁区》一题，最早是陈原先生在讨论选题时提出的，他说：“可否即约李洪林写《读书无禁区》，切中时弊。大胆些，得罪些小人无妨。”当时李先生在中宣部理论局参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正在耀邦同志主持下组织理论务虚会。翰